

岑凱倫 著

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central illustration of a woman in a white, puffy-sleeved dress, smiling and holding a large bouquet of white flowers. She is wearing a pearl necklace and a floral headband. The background is a warm, yellow-orange gradient with large, stylized pink and red flowers. A faint, large silhouette of a woman's head is visible behind the central figure. The title '醒來花飄落' is written in large, bold, red characters with a blue outline at the bottom. The publisher's name '四川文艺出版社' is at the very bottom.

醒來花飄落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(川)新登字 007 号

责任编辑:晏开祥

封面设计:漆建平

版面设计:程明秀

书 名 醒来花飘落

定 价 5.20 元

作 者 岑凯伦

ISBN7—5411—1218—6/I·1138

1994 年 9 月

第一版

1994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 787×1092mm

1/32

印数 1—10000 册

印张 6.5

字数 130 千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成都盐道街 3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
猫的联想有许多种形容词：优雅、妩媚抑或静谧且带点狡猾的迹样眼光，某个街头巷尾的小角落便藏着一座这般的俱乐部。小巧、遗世而独立，但永远座无虚席，人们为的是一探它的神秘而来，以满足自己的好奇而寻求多变的心灵。

艾妮小心抚平她的裙缘，端坐在高脚椅的边缘。

她在为今夜的工作预作准备。

钢琴手小杨弹着单音，那不成调的噪音替这晌午时分的空旷场所，注入生机。

“好了吗？”艾妮透过麦克风询问身后的小杨。

然后，一句 NO PROBLEM，揭开了艾妮和小杨的排演。那嘹亮的音色，把气氛由空虚寂寥的沉闷，一扫而为抒情浪漫的情趣。艾妮轻易掌握了曲中的精华，初遇乍见旧爱的悲喜及回忆的甜美，她都以声音展现出一幕幕的剧情，完美的解释她所拿手的情歌。

左边近舞台约一尺的酒吧台边，靳若天仍执着前一分钟他闯进排练场前，经理塞进他手裏的同一杯酒，动也不动。他兴致一来便到处侦视产业的作风，倒有另一种收获。他从来不知道在台湾——或者说中国人——也能唱出那么丰富充沛的情感，况且来自一个迷你型的小女生。绝对的娇小。

“她是新进的人员？”他未曾调开视线，只用轻微的音量问身旁的黄经理——他负责整个俱乐部的营运。

“是的，靳先生。”若天从不让人称呼他除了先生以外的头衔。对他而言，头衔是防止别人靠近的工具。

“阿诚，你没忘记公司规定不准雇用童工的规矩吧！你确定她已成年吗？”这次若天仔细施加权威在短短的一瞥中。

黄经理干咳了一两声。“靳先生，我确定她已成年，符合一切规定。”童工？他祷告艾妮千万别听到，艾妮最恨人家提醒她有关身高方面的疑惑。而他还得仰仗她的才华。

“好。我不过是想确定而已。”他对她产生了足够的兴趣，不希望临时……最后的开头时被泼盆冷水。凡事预则立，不是吗？若天呷口清淡的酒。

艾妮歌唱时看一位陌生人。

基本上她不排除在练唱时有外人在场。毕竟她的工作不就是演唱——既表演又歌唱！但在猫穴内一向是严禁练唱时有不相干的外人在场。这也是它的秀能吸引众猫族青睐的原因。

艾妮心不在焉的翻过下一页歌谱，讨厌！她想自己应该不会注意到他那种人的。

首先，他的身高碍眼。手长腿长又那么匀称而有力的体魄，他就是自己最憎恨的那种优生康宝宝。

再者，即使他有张足以颠倒女众的脸又如何，他以为自己是富城吗？何必满脸挂着酷意。

最让艾妮不满意的是他的眼眸，深邃专注热诚，那副全心

全意的模样最易使人陷入陷阱之中。

艾妮决定将对他的第一印象评为负分。

“杨。今天到此为止，谢谢。”艾妮练完新歌便结束以往她多练唱两遍的习惯。她唱不下去了。

“奇怪，艾妮，你以前没这么早休息吧！”杨趴在钢琴盖倾前笑问。

艾妮正待转过头反驳他时，却听见醇厚的男中音愉快地跃进话题。“希望不是因为我是。”若天的长腿半歇在椅边，艾妮心想该有人将他关进监牢永不释放，他对女人是有害的。

“那得请问我们艾妮小姐了。”杨的回答赢得一个充满恶意的白眼。

艾妮气归气，重要的是如何脱身。“当然不是。我很欢迎有人来欣赏。可惜今天我有事，不能待太久，我能先离开吗？黄经理。”艾妮娇俏的明媚大眼恳求地说。

黄诚先默契地取得若天的暗许，“没问题，别忘了晚上的班。”

“遵命！老板大人。”艾妮玩笑地一举手行军礼。她接着抓起歌谱便往下冲。在距离门边尚有五公尺时，艾妮踩下杀车。抬起头。

对着那条斜纹深蓝色的昂贵丝领带，艾妮用熟知她的人会喊糟的口气说：“借过，先生。”

“好。”声音在艾妮头顶上方的空气中响起，但声音的主人却一动也不动。

“我想那代表你乐意移动一下吧！”死盯著深蓝领带的艾

妮嘲讽道。然后便是艾妮腾空而起，在她的一声惊呼中，她已经又回归地面了。怒气腾腾的她有尖叫的气愤。别上当，艾妮。他就是要看你歇斯底里。一、二、三……十，深呼吸。艾妮觉得够冷静后才开口。

“谢谢你，这位先生。麻烦你的大力相助。”

“不客气，其实我一点也不麻烦”

“好极了”。艾妮点点头，旋过脚跟。

若天眼明手快的扣住她的手腕防止她朝门口移动。“我相信你漏了一件事。”

哈！艾妮一点都不怀疑，她的的确确没赏他一巴掌。他真好心竟提醒她。她缓缓由下而上地移转视线来到他的脸部，考虑多添加五条手指印后的他看起来是否够令她满足。不，十条会更好。她最后决定。

“你不必用这类眼光瞄我的，我很乐意私下让你瞧个痛快。我是要提醒你——你忘记道再见。”

“再见?!”她娇笑倩兮地说：“我没忘，我一向不对陌生人道再见的。特别是个令我讨厌的人。”

“真的?”他弓起特殊的眼眉。“但命运往往安排得出人意外。也许你最不想做的事却最可能发生，而且你往往猜不透玄机。”

“你的话太高深了，我失陪了。”艾妮脱出受困的手前进。身后传来他调侃的闷笑，“我会再见到你的，艾妮。”她完全不这么认为。他是个属于得寸进尺型的人，对付他只有用最冰冷的态度使他知难而退，艾妮深信她的练习次数不会比他的情

场经验更缺乏。

※

※

※

“喂！我是宋艾妮。”艾妮抓起话筒，跌坐进她疼爱有加的懒骨头中。

“艾妮，我是艾湄。”她妹妹甜美的声音自彼端传送而出。

“艾湄！是不是小文……”

“拜托，不要穷紧张。小文很好，成天吃饱睡，睡饱吃，像他每天正常的作息一样。我是想通知你，明天小文满月，你能不能过来一趟？”

“我这姨妈兼干妈的重要心肝宝贝将要满月了，岂有不到的道理。你放一百二十个心，就算强烈台风过境，也刮不走我。”

“好，但我丑话先时，千万不要送礼。我不会收的。”

“唉，快到月底啰，你老姐我早就勒紧腰带啃馒头度日。你以为我除了去白吃白喝外，还有能力买礼物吗？”

“姐，我是认真的。”

“你要是瞧见我的腰围，你就知谁比谁认真了。”

“我以为你那份工作底薪很高呐！”

“别替我操心，我还过得去。不过是最近缴学费后，手头更拮据而已。”艾妮是大学音乐系的高材生，她是靠奖学金及那份猫穴的兼差，来打发生活费与私立学校昂贵的学费。

“不要为了钱而忘记照顾自己，老姐。”

“谁？我吗！不可能，不可能。”

“你老是……”一阵婴儿的哭嚷吵闹清晰地自话筒彼端传出。

“小文醒了，你去看她吧！下次再聊。”又逃过一劫。激起母性后的女人最温柔没错，但有时……艾妮收线，母性的光辉，唉！

※

※

※

烛光在夜影中摇曳，舞台衬著蓝色灯光幽深而华丽。水晶灯散出点点星光，予人一种无垠大海上波光粼粼的幻觉。

她停立静止，恍若缓缓自海上升起的幽灵，无视于喧闹杂乱的阵阵声浪。她就静静地停立于前方。

然后气氛随著清脆纯净的琴音有了转换。人们不再被话题言语所吸引，他们觉察到她，一种期待酝酿，全副的重心纷纷靠扰过来。

艾妮自然不会使他们失望，她以激昂与婉转的高亢浅吟，开始诉唱一首首动听的情歌。她把持著自己不去看向他。他真的努力过了。

因为她早已将他今夜的穿着模样给烙进眼底心头。更令她气愤的是，他知道。要不然，他为什么看起来那样胸有成竹！

艾妮终于发现一项事实，原来她还是被潜移默化了，否则她怎会肤浅又短视地绕著他那虚伪的外表打转。都怪她，没事老听班上小女生谈天说地，难不成被她们的观念给同化了！成

为外观至上的享乐主义者！

一夜之间有如此令人不愉快的发现，令她呕气。幸好及时发现，对她而言，为时不晚。记住！你这个大傻瓜，别让他唬住你。别相信他。他的甜言蜜语不过是廉价的施舍。别相信他，隐藏在惑人外表后的狼心。

靳若天在桌子这厢纳闷，她的眼神为何如此多变？

前一刻如同惊慌的白兔一碰触到他的眼神便回避闪躲。下一刻却似杀人的利刃划过空气逼来。更别提她目前得意洋洋、沾沾自喜的古灵精怪。

她也许想到下次对垒的好招数哩！

若天莫名地等待着。他最喜欢变化莫测的情节起伏，不论于公于私，他享受迎向挑战的每一分钟。他现在已经可预见追求她的过程中将充满变数。结果便索然无味。他的原则也是他无法维持一份情感到永远的原因。幸好这原则并不包括亲情也就是说它是可以有例外的。只是，谁又将是那位例外的幸运儿呢？真有人能使他保持永久的兴趣吗？

当若天坠入沉思，艾妮结束了表演。今夜获得的满堂彩，使她对保住这份饭碗的自信又升高了几分。尊贵地以海之女神形象谢幕后，她打算返回她的小小私人空间。

“艾妮。”黄经理叫住回到舞台更衣室的她。

“嗨，黄经理。我正有事想和你商量。”

“我也正有事找你。不过，你先说吧！”

“我妹妹的儿子明天满月，我能请假吗？”不能也不行。其实艾妮心里正想着。

“我有说不的权利吗？”黄诚反问。

“谢谢你，黄大哥！”

“唷，态度变得真快！”他受宠若惊地笑一下。

“好，为了表明我的诚感谢意。大哥！你吩咐的事我一定替你办到。赴汤蹈火，再所不辞。”

“一个女孩子家做这种承诺，岂不很令人想入非非。”

“奇怪，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自己咧！喏，不可以食言而已。”他递上一封便笺给艾妮：“我只负责传信，其他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”

纸一展开就看到白纸黑字的一行：“我会在唯一的出口处等你。有荣幸送你吗？”

“他是谁？”其中十成有八九，艾妮有自信是他。

“就是说是我一位极重要的朋友。”

艾妮皱眉。“你应该了解我的原则。”暂且名为洁身自爱吧！当人身处大染缸式的环境时，明哲保身的原则，不可小觑。

“我说过你有选择与决定的权利。”留下一个莫名的神秘眼光，黄诚转身而去。

将纸捏在手心成团状，艾妮深深地呼吸几口气。她在生气，便不想让它淹没理智。她大可回家摔上房门生气，至少那会较安全。如果她在这时失去理智，她有两条路可选：一是冒着摔掉她吃饭维生的饭碗风险。第二，抑或是一步步被某个花花公子布下的天罗地网捕猎，当个无尊严的宠物。而她二者都不愿意。

事情可能不是那么严重，那也可能只是一顿消夜之类的。

艾妮边想边步进她的更衣室。重点是她敢赌吗？

她先扯下蕾丝手套。

她不能自后门离去而撞见他，否则她便必须面对面拒绝他。那显得无礼。况且这邀请转介自黄诚。闪亮的蓝色丝绸随著一个个否定落地。

她搬过化妆椅在镜前坐下，开始层层剥去明亮的舞台妆。又一个想法掠过，前门？！……不。她随即又否定了它。前门太招人注目，全餐厅的工作人员没有人敢违反规定自大门离开。该死！他写得明明白白，唯一的出口。他比自己还消息灵通。这究竟是何方神圣！

她拨去发中一只只夹子，柔软的乌丝亮丽地散在肩线上。执起一柄木梳，她冷静地刷着它。

干脆答应他，一个晚上或短短几十分钟，他能玩什么花样。然而，艾妮却不知所以地有股紧张的恐惧。她能应付看似经验丰富的他吗？

光是下午短暂的遭遇便可告诉这个答案。

唉！艾妮不带劲地站起来，背对著镜面，来到衣柜前。哗啦地拉开木制活动门，她找寻今天穿来的那套衣服。有个念头一晃而逝，艾妮灵光乍现，她想到要怎样不失礼又可摆脱他的方式了。她自忖他绝不会发现。

※

※

※

勒若天数不清第几次看他手腕那只标榜精准且价格不菲

的表。他已没有耐性继续等下去。这边除了方才一位男士由他身旁擦身而去外，没有其它人进出。他之所以会注意到他，也是因为他鬼祟的模样及出奇的短小——就他应有的年龄来看。

再过五分钟，要再过五分钟仍不见伊人行踪，他会闯进去找人。毕竟，这地盘是属于他的。

五分钟后。

若天呆立在空荡荡的更衣室内。

她溜了！

他懊悔地回到俱乐部。酒保立刻主动递上一杯苏格兰威士忌。若天一口气干下它。热辣冲上他的咽喉，稍稍舒缓他高涨的气焰。

她怎么办到的？穿墙术，还是凭空多出一双膀能飞天遁地？也许这里有地下通道。

很有效率地，若天的酒杯又添进新酒。他瞪着它发愣。

黄诚明明说他交给她啦，那表示她除非能变魔术，否则……不对，有件事不对。

若天啜口酒“保罗”，他对酒保说，“你们这里的男工同仁有低过一百七十公分的吗？”

“没有，靳先生。按规定只录取男士一百七十五公分以上的应征者。”

“包括厨师吗。”

“是的，先生。”“我们这里的员工休息室不容许外人出入，不是吗？”他若有所思地问。

“是的，先生。若有访客会请他到另外的访客区，那里一向很少使用。”

若天笑了。他第一次栽在一个身高不到他肩的小女孩手里，而他却很开心。

教他左思右想也绝瞧不出在那套宽松、不合身，还带厨房油烟味的老旧西装外套内，竟是个女人身，怪不得他紧揪着口袋像生病的老人般佝偻著身子。最难掩饰的完美秀发也纷乱地塞进帽沿。更别提她学着老头的步伐。

幸好不是夏天，若天想，要不她会被那身衣服闷死。

下次他便不会这么容易上当了！若天笑着，看来那副娇小的柔弱外表下，有个古灵精怪的脑筋。

※

※

※

艾妮跳上公车后，挑个空位坐下。

向后飞驰的街景和她的思绪毫不相干，她正全心雀跃地想见到艾湄和她的心肝外甥。他又长高一吋了吗？会不会叫她阿姨呢？她要好好地亲亲那可爱粉嫩的小脸颊。任艾妮左思右想也不明白怎么会有人舍得不疼那么完美的小可爱，更别说是想伤害或抹去他的存在。但是小文他爹——蓝伟力，却狠下心抛弃他及艾妮的妹妹——艾湄。

好吧，“抛弃”这个字眼似乎太强烈了。至少，他没在艾湄怀孕后立即求婚是事实，并且否认孩子是“他的”也是事实。而只有告诉艾妮，“玩家型”的男人有多不可靠。什么浪子回头

……全是无聊人编的春秋大梦！

不知怎地，艾妮竟又想起那个有副颀长壮硕体格的帅哥了，哎，这个讨人厌的影子总是会在她思绪中飘来荡去。难道自己真被他吸引了？

二

艾妮被整间屋子的凌乱吓了一跳。

若非艾妮确信没有台风或地震发生，否则她真要冲出去再肯定地看看四周是否同样凄惨。

沙发整个被掀倒。到处撒满碎的玻璃，可能来自于原本美丽而不染一尘的茶几和花瓶。电话机摔在角落，连线头都被粗暴地扯断，那就像世界大战曾在此发生似的混乱，艾妮边小心地跨过碎片边向里面的卧室前进。

她的心情也早由原先的一片晴朗换为阴影及担忧。

卧室倒是保持原状，厨房也是，看来，战争只发生在客厅，但是更大的隐忧及恐惧浮现——艾湄及小文呢？他们到哪里去了？

她奔出艾湄的小公寓，到楼下的房东太太处猛力按着门铃。拜托，快出来应门吧！她向不知名的神祈祷着。

或许是听见她的祈求，门迅速被开启，出现的是艾妮很熟的房东太太那圆圆胖胖而困惑的脸。

“对不起，房东太太，打扰你了。”艾妮急急地道出来意。“是这样的，我刚刚——”她话尚未讲，便被房东太太和蔼的口气给制止了。“宋小姐，我知道你要问什么。”“你知道？！”换做艾妮吃惊不已，房东太太知道是谁闯入艾湄家？！

房东太太点点头，不明白艾妮怎么会如此。“是啊，你妹妹请我转告你，她和她的老公破镜重圆，误会冰释了。现在临时决意要一起去度二次蜜月，因为决定得仓卒，所以让我代为转达，免得你找不到人白着急。”

“她老公？！”艾妮不自觉的提高音调说。

“唉，宋小姐，你妹妹真好福气哩。你妹婿真是一表有材，很客气又很有礼貌的年轻人，你没瞧见他对你妹妹多疼爱，几乎寸步不离守着她，两人还不时眉目传情呢。你就没来得及见着你妹妹那种小心翼翼的样子，真让我嫉妒死了。但愿自己能多年轻二十岁。”

天啊。艾妮的理智无法接受她的耳朵接收的讯息，它们正告诉她那是不可能的。艾湄不会又傻到掉进同一个男人的陷阱里吧？

房东太太拍拍艾妮的肩膀。“宋小姐！”她一迳笑着对艾妮说：“不要替你妹妹担心了。倒是你要多效法你妹妹，找个好老公嫁了。”

“喔，谢谢你，房东太太。”道过谢后，艾妮绕回楼上。

怎么事情会变成这样？蓝伟力改变心意向艾湄认错了吗？他承认小文是他的儿子吗？艾湄如何能再相信他的话？她怎么不和自己讨论商量，再做决定呢？艾妮纵有满腹的牢骚及问题也找不到人来解。

二度蜜月？亏她想得出来，连婚都没结，怎么会有二度……嗯，等一等，艾湄不是曾向房东太太编过一个故事，假装自己是年轻丧夫的寡妇吗？这会儿怎又成了人家的老婆呢？

是不是有什么蹊跷？或是艾湄没对自己坦白呢？

艾妮想想不对劲，怎么样艾湄都不会带着才一个月大的小文去蜜月才对。她决定不管他房东说什么老公、重圆，她要去报警。

※

※

※

艾妮扭开花洒的最大水量，让温热润滑的水充分流过她每时风尘仆仆、沾满汗味的身躯，熟练地涂满泡沫，流畅地冲洗着。脑筋却不止息地滴溜转着。

起初，她真的冲到警察局前，甚至还告诉其中一位警员先生说她要报失踪人口。

但后来话未出口前，她又想了一想，考虑过后她便放弃了，她不能冒这个险，万一真如房东太太所言，那她岂不是破坏妹妹的蜜月吗？反之亦然，她又怎么负担得起万一不是的代价呢？就这样反覆之间，艾妮决定先回来再想其他办法。

正当艾妮满头沾着洗发精的泡沫时，前面传来一阵响耳的电话铃声。艾妮去接也不是，不接又担心万一来自艾湄怎么办？

她匆忙地将浴巾简单地裹住自己，甩掉满手泡沫，慌张地抓起话筒：“喂。”

“谢天谢地，你在家，姐。”彼端传出松口气的声音。

“是艾湄吧？你现在人在哪里？你——”

“等一下，姐，我没多少时间了，我长话短说，你听就好。蓝